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宋
史
卷
一百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宋

徽

宗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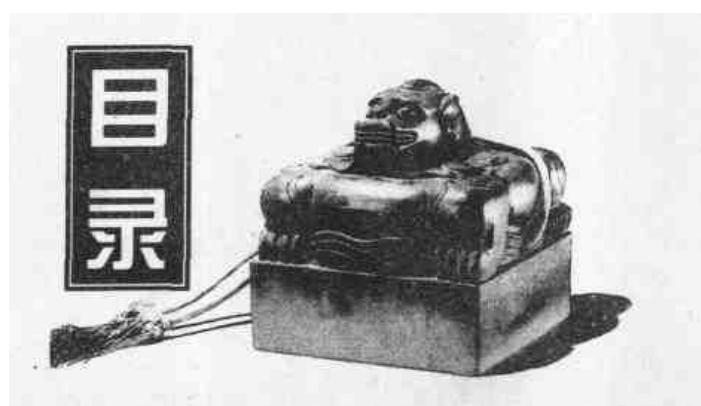
K827.51/21

远方出版社



0385724

du



第一章	应命称帝	(1)
第二章	太后临朝	(7)
第三章	亲政之初	(35)
第四章	逐贤瞋小	(50)
第五章	蔡京得势	(71)
第六章	经济政策	(95)
第七章	风流天子	(110)
第八章	好大喜功	(136)
第九章	青楼天子	(152)
第十章	官逼民反	(213)
第十一章	道教得宠	(237)
第十二章	边庭战争	(258)
第十三章	海上之盟	(273)
第十四章	亡国之恨	(295)
第十五章	北地惨死	(343)
第十六章	艺术大师	(355)

6A-2-103



第一章 应命称帝



1082年，大宋王朝正是宋神宗的天下，这年的十月十日，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李后主人物优雅，再三叹异。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赵佶（即以后的徽宗）告生。而且，据说徽宗出生前夕，神宗还梦见李后主来谒，所以徽宗的文采风流，过李后主百倍。

李后主是南唐的亡国之君，文名冠绝一时，后南唐为宋朝所灭，李后主被俘至宋朝京城。宋徽宗以后的经历，与李后主颇为相似，所以后人附言此说。

赵佶的生母是陈皇后，陈氏自幼聪颖庄重，艳若桃李，选入掖庭为御侍，生下赵佶后，进位为美人。1086年，神宗崩逝，她居住于陵殿之侧，因哀伤过甚，形销骨立，左右捧粥、药劝食，她挥之使去，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不久，便香销玉殒，年仅32岁。

由于生在帝王家，赵佶生来就与众不同，其地位享受自然也迥异常人。1083年，刚满一岁的赵佶便被封为镇宁军节度使，宁国公。

神宗死后，赵佶的异母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哲宗与赵佶手足情深，即位后即封赵佶为遂宁郡王。1096年，赵佶又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的身份封为端王；1098年，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

赵佶从小便显得与众不同。到做藩王时，更加风流倜傥，





举止与那些喜欢声色狗马的弟兄们迥然相异。当时，他的弟兄们大多沉溺于享受，不求上进，只有赵佶醉心于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赵佶年届十六七岁时，已名盛于世。与驸马都尉王洙（字晋卿）、宗室赵令穰（字大年）往来。二人都善于丹青，作画清丽，令穰又擅长书法。受他二人的熏陶，赵佶的书法、绘画、诗歌都独步一时。

哲宗即位时，只有9岁，稚气未脱，由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直到他16岁时高氏死，才得以亲政。哲宗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天子，至多算是守成的皇帝。哲宗有两个皇后，第一个是孟皇后，但夫妇二人琴瑟不调，孟皇后后来被废黜，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她生有女儿，没有儿子。第二个皇后是刘氏，她生得绰约多姿，艳冠后庭，且又多才多艺，甚得哲宗宠幸，由美人、婕妤进位贤妃。孟后废后，刘氏入主中宫。她生有一子二女，但儿子赵茂出生三月便告夭折。

因哲宗久未生子，他的弟兄们觊觎皇位的便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热心的，还要数赵佶。因此，民间流传着不少与赵佶称帝有关的故事。

哲宗即位后，因皇嗣未立，心中郁郁不乐，一日，他派宦官去泰州（今属江苏）天庆观问一个被称为徐神翁的人，让他推算将来何人入继大统。徐神翁推算片刻，未发一言，只在一个纸片上写了“吉人”二字，交付来人带回。宦官询问再三，徐神翁只是摇头不答，宦官无奈，只得快快登程，将纸片交给哲宗。哲宗召集群臣观看，却没有人能作出解释。其实，“吉人”二字合书便是“佶”字，这预示着赵佶有朝一日要君临天下，徐神翁之所以三缄其口，是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元符年间哲宗常在殿廷上会见群臣，看班舍人必定手持笏板巡视班列，遇到没有拿好笏板或站立不按规定者，便大声说：“端笏立”，提醒群臣上朝时要拿好笏



板，以示对君王的尊重。因赵佶被封为端王，因而“端笏立”三字就意味着端王持笏被立为帝王了。后来哲宗崩逝，赵佶果然由端王进位天子，“端笏立”三字竟然应验了。

还有一说，哲宗朝曾创建一堂，令群臣进拟堂名，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学士纷纷献名，却皆不中哲宗之意，哲宗只好亲自搜肠刮肚，想出一个名字为“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却应了迎端王入继大统的意思。

上述几则故事或系传说，或属巧合，但均反映了当时赵佶的名望确实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在当时的记述中，赵佶还有所有应称帝之人的种种征兆，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祥瑞。他在藩邸时，友一个管家叫杨震，此人勤勉谨慎，忠心耿耿。一次，有双鹤降于端王府第。鹤降于庭，自古以来都被视为难得的祥瑞，朝中大臣纷纷前来庆贺，杨震怕传出去引起哲宗猜忌，便把那些人赶走说：“来的是鸛不是鹤！”又有一日，芝生于赵佶寝阁，左右之人又来称庆，杨震急忙掩饰说：“是菌不是芝。”这一连串的异兆，使得端王赵佶自谬不凡，对天子宝座惦记甚切。终于有一天，赵佶按捺不住，叫来一个手下人吩咐说：“你可持我的生辰八字到大相国寺去，等开门时进去，每一个卦摊前都推算一遍，询问吉凶祸福，但只准说为你自己算命，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那人奉命而去，在每一个卦摊前询问吉凶祸福。但那些卖卜者都信口胡诌，所说都不合意。最后才见一人，衣衫破烂，一副穷困之相，坐在卦摊之后。来人询问姓名，卖卜者回答说：“浙人陈彦。”来人拿出赵佶的八字让他看。陈彦端详良久说：“足下真会开玩笑，这不是你的生辰八字，乃是天子的生辰八字，何必来捉弄我？”来人惶惑不已，他怕陈彦看破行藏，一溜烟跑回了端王府，不敢向任何人泄露，直接把情况汇报给了赵佶。赵佶沉思片刻，对他说：“等相国寺开门以后，你再去一趟，见见那个卖卜之人，就说是我的生辰八字，不必再隐瞒。”那人奉命再见陈彦，将赵佶





的话复述了一遍，陈彦叹息良久，对来说：“你可回去告诉端王：端王，天子命也，愿自爱。”隔了一年，陈彦的话果然应验，赵佶顺利即位，当上了天子。

不过，要说赵佶有了上述铺垫，便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却也不尽然。1100年，24岁的哲宗皇帝一病不起，军国大权都掌握在神宗正宫向皇后手中。向皇后是河内（河南沁阳）人，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1066年，神宗任颍王时，娶向氏为妻，封安国夫人，神宗即位，立向氏为皇后。1085年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生母宣仁圣烈高皇后定策立赵煦为帝，是为哲宗。哲宗立，尊向皇后为皇太后。宣仁皇后命人修葺庆寿故宫给向皇后居住，但庆寿宫在宣仁皇后居住的东面，按照习惯，东方为上，向皇后推辞说：“哪里有婆婆居住西边而媳妇居住东边的道理，那样岂不乱了上下之分！”坚持不肯居住。哲宗准备挑选皇后，同时为诸弟娶妇，向太后敕令向氏女子回避。族党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在大臣们的心目中，向太后是一个正直而不徇私情的贤淑女人。赵佶知道，要想从一名普通藩王成为大权在握的天子，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通向太后的关节，只有她肯援引，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赵佶曲意逢迎，施展出浑身解数，讨取向太后的欢心，甚至着意笼络向太后身边的侍从，让他们在太后面前为自己说好话。久而久之，宫廷中上上下下都一致称赞赵佶仁义孝悌，又风流蕴藉。向太后也受到影响，对赵佶刮目相看，认为他贤于其他诸王。朝野间于是纷纷传说，一旦哲宗驾崩，继位者便非端王莫属了。

哲宗崩逝的当天，向太后便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之事。其实她早已胸有成竹，之所以要召集群臣，不过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她宣布说：“家国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本是一奸邪之人，他平日不喜欢赵佶的所作所为，认为他轻佻而不稳重，全没有天子的风度和气质，因而不希望他



登上帝位。同时，章惇对向太后的打算懵然无知，还以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宰相，太后在立嗣这一重大问题上，不能不考虑他的意见，现在既是征询意见，可见立谁为帝还没有定局，便厉声奏道：“简王赵似与大行皇帝一母同胞，天子既崩，按礼按律，都该是简王继位。”向太后摇摇头说：“老身无子，其他诸王均是庶出，不必如此分别。再说简王乃神宗皇帝第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之理。卿言不当，可再议。”章惇又奏道：“按照历代惯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今神宗皇帝十四子中藩王已丧其八，加上大行皇帝，共是9人。依照长幼顺序，应立第九子申王佖为帝。”神宗共有14子，哲宗行六，在哲宗崩逝之前，长子佖、次子仪、三子俊、四子伸、五子侑、七子价、八子侔、十子伟均享寿不永，短命夭亡。余下的是九子佖、十一子佖、十二子佖、十三子似、十四子偲。这五人都垂涎帝位。章惇和赵佖并无深交，他之所以要推荐赵佖继位，目的不过是要阻止赵佖登位而已。赵佖出生不久便被授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仪国公。哲宗即位，对这位异母兄弟多方存恤，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大宁郡王，未几进封申王，拜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虽不预政事，但是极高的荣誉衔，朝廷轻易不肯除授，只作为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赵佖能获此殊荣，足见他和哲宗手足情笃。哲宗既崩，赵佖在现存的弟兄中居长，依照情理，应该由他继位。但遗憾的是，赵佖幼小时患疾眇目，倘若让一个眇目的人登基，岂不贻笑天下！向太后当即驳斥说：“申王虽然居长，但患有目疾，世上岂有堂堂天子眇目之理，万万不可。”她这一席话堂堂正正，章惇不禁语塞。向太后的目光隔着竹帘扫视朝堂，见大臣们一个个执笏鹄立，脸上露出惶惑之色，便徐徐说道：“申王既不可立，依次自然是端王了，汝等可有异议？”大臣们面面相觑，无人回答。章惇见无人出来争辩，便急不可耐地大声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知枢密院事曾布见章惇疾颜厉色，全无臣子之礼，



便大声斥责他说：“章惇从未与臣等议论过立天子之事，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皇太后言应立端王，臣聆听多时，觉得圣谕极当，臣极为赞成。”知枢密院事是枢密院的长官，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合称“二府”，曾布职高位崇，因此敢与章惇分庭抗礼。曾布既提出了异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跟着附和说：“应当谨遵太后圣旨，不可节外生枝，再有他议。”其他大臣也表示服从太后旨意。满朝文武中，除了宰相章惇一人外，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章惇见孤立无援，只好一言不发，听太后定夺。向太后知道现在事已定局，便缓缓说道：“先帝在日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之相，且又仁孝，不同于其他诸王。现存诸王中无人可与他比肩，于情于理，都该立他为帝，无庸再议。”众臣都无话可说。于是向太后命人传召端王赵佖进宫。

赵佖入宫后，就在哲宗灵柩前即位，是为徽宗皇帝。徽宗皇帝当时只有 19 岁，于是群臣请太后共同处分军国重事，太后却道：“嗣君年长，不必垂殿。”徽宗泣恳再三，太后方才允许。并通过御药院内侍黄经臣传旨说：“嗣君已长，本不应垂帘，以皇帝圣孝，宫中累日拜请，泣涕不已，今姑循圣意。才俟国事稍定，即当还政，必不敢上同章宪明肃（真宗刘皇后）与宣仁圣烈（英宗高皇后）二后，终身称制。”然后由蔡京草诏，颁示天下。



第二章 太后临朝



宋
徽
宗

赵佶在殿中时而翘首张望，时而侧身倾听，还一次次地望空合掌，像是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向太后的侍女郑氏和王氏早已将哲宗驾崩的消息暗地里通报了他，他也不知道朝中大臣为谁登帝位而形成了两派意见。成败未卜，这一瞬间为何竟这样难熬。

赵佶已画好了那幅巨画，画面上是一只气势非凡、凌空翱翔的巨鹰，背负青天，俯视江山万里。现在，画就挂在殿内，只等着他盖印题款，然而，他不想再用端王的玺印了。他要等着，等着……

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乘风而来，两个小黄门冲进王府，高叫：

“太后圣喻，宣端王立即进宫！”

喊声刚落，赵佶已翻身上马，跃出府门。早已准备好的扈从，也一拥而出，奔上御街。倒把那两个小黄门和一班宿卫军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梦想终于实现了，虽然赵佶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一刻真正来临时仍令他狂喜万分。

赵佶一行一进皇宫，早有一班太监迎着，直把他领到宋哲宗灵前，他觉得他应该哭一下，不仅是因为出于礼节，而且是

七



因为感谢。如果不是那位已躺在灵柩中的哥哥，他怎么能够当上皇帝。

赵佖还没有哭出来，礼部尚书在宣谕：“今上不幸驾崩，端王受命于天，继任为天子。”

赵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向苍天谢恩。然后两个太监为他戴上帝冠，穿上黄袍，又扶他坐上皇帝宝座。

这一连串的礼仪，直弄得赵佖眼花缭乱，还没细细品味个中滋味，就已经坐在了金銮宝座之上。坐定之后，他才看见，殿下一班大臣，在左宰相章惇和右宰相曾布的率领下，已齐齐地跪下，向他山呼“万岁！”

随后，赵佖看见他的哥哥申王赵任，及弟弟燕王赵俣、越王赵偁等皇族满面不情愿地挨班向他这位新皇帝进见。赵佖觉得有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后怕，得意的是这些兄弟们都成了他的臣属，尤其是申王，他本来可以成为皇帝的，但现在一样在向他表示下跪磕头。后怕的是，如果没有争赢帝位的话，那么现在在下面磕头的也将有自己。

接受百官朝贺已罢，赵佖去后宫中向向太后请安。向太后隔帘道：“皇儿如今已是天子，切切以国事为重，善待各位兄弟，重用忠臣，体恤百姓，以不负老身之愿。”

赵佖忙道：“皇儿不敢有违母后，定当谨尊教诲，保大宋江山千年万世。”

赵佖边说边用眼睛去瞥太后身边的侍女郑氏和王氏，郑氏和王氏虽很兴奋，却也不敢造次，只用一双媚眼直勾勾地盯着赵佖。

向太后道：“皇儿去罢。”

赵佖施礼而退，犹自用眼睛的余光紧紧地看着郑氏和王氏，他心里非常感激这两位女人，如果不是她们，他哪里会成为一国至尊，君临天下。

接下来的事当然是为哲宗治丧，不过这一切在赵佖眼里，



已成例行公事。

赵佶即位后，是为徽宗，他的发妻，端王妃王氏也水涨船高，被立为皇后。

赵佶治完丧后，迫不及待地将端王府中的自家宝贝搬进皇宫，书画纸笔什么的，当然还包括他刚画好的那幅《鹰击长空图》。赵佶当上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画上盖印，用的当然是大宋皇帝徽宗的名号。

皇帝已经当上，皇宫也搬进来住了，当然应该是安享太平的好日子。但是却不然——

郑氏和王氏遣人悄悄来报，说是申王等几个向太后的亲生儿子，每天都在太后哪里哭哭啼啼，恐不利于陛下。

徽宗才猛然醒悟，自己的地位并非已坚如磐石，那些兄弟们如果说动了太后或者联合大臣与他作对，他的皇位还将不保。

历史上这类教训太多了，徽宗熟读史书，当然知道这种苗头的危险性。

自己以一个藩王当上皇帝，且年不过 19，在朝野内外并没有亲信可用之人，羽翼未丰。如果真的有人站出来与他争夺皇位，那自己肯定缺乏抗衡的实力。

徽宗想来想去，要马上在大臣中培植亲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当务之急唯有利用向太后这块招牌，既可免除申王等人争位的可能，又可震慑朝中大臣。

徽宗想罢，便马上跑到向太后宫中，恳请向太后垂帘训政，不过向太后自觉年纪大了，并且大宋立国之后，后宫诸后均以不干涉政务为美德，所以并不答应。

徽宗急了，道：“母后，皇儿年幼无知，只恐行事欠妥，因此而有损社稷江山。若母后不垂帘训政，乃母后之罪而非皇儿也。”

向太后一想正是，自己之所以立端王而不立亲生儿子，不



是为大宋江山作想吗？19的毛孩子懂得什么，若被奸人所惑，断送了大宋江山，非她初衷。徽宗既然如此恳求，可见其确乃有为之君，并非一朝大权在手就将往令来胡乱施行。皇儿尚且能够如此识得大体，自己又怎能因恐遭流言蜚语而袖手旁观呢？

向太后想罢，对徽宗道：“皇儿既有如此见识，老身亦不便推辞，只是老身只垂帘，并不训政，凡事还是由皇儿自拿主张。”

徽宗大喜，没想到太后并不同自己争权，正合心愿，便连忙称谢不已。

自向太后垂帘之后，果然朝中清静。申王见争位无望，越加阴郁，加上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不多久就一命呜呼。徽宗没想到请太后垂帘竟得到这样多的好处，消除了潜在的对手，更加喜不自胜。

徽宗到太后宫中的次数十分殷勤，向太后只道徽宗孝顺，却不知徽宗是另有目的。

这一日徽宗又来看望太后，与太后隔帘而谈。徽宗只把些闲话来胡扯，太后却在想，自己既然训政，总该给皇儿提些建议才是。他是神宗皇帝的王后，神宗皇帝在位期间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全国气象一新，兵强国富，颇有中兴之像。可惜神宗死后，哲宗重用司马光，新法尽废，大宋帝国积弱成病的状况更加严重。

向太后虽深居后宫，却也知道北方有西夏、契丹等国，经常骚扰中原，历代大宋皇帝数次出兵，屡战屡败，边患日紧。大宋帝国之所以被蛮夷欺负，盖因国弱兵疲。如果采用王安石的新法，强兵富国，也许才能解除边患。

向太后对徽宗道：“吾儿可知前朝王安石变法之事否？”

徽宗答道：“略有所知。”

向太后感叹道：“王安石故去后，蔡京、章惇执事，却并





不用王大人旧法。我朝积弊甚深，却无人来行王大人之法，以图自强，殊为可叹！”

徽宗想了想，王安石倒是不错，可用了他的门徒，朝政却并无起色。近来有些大臣悄悄上书，力言章惇、蔡京等人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应予罢除。徽宗对章惇素无好感，只因即位不久，不敢妄改。向太后提起王安石，徽宗并无多大兴趣。

向太后见徽宗不答，又道：“我知吾儿苦衷，朝中之事，两派势同水火，处置甚难。我老了，吾儿要对朝政有所圣断。”

徽宗和向太后谈了很久，告辞出来之时，天色已晚，各殿俱已掌灯。徽宗刚迈出太后寝宫，忽被一人疾拉入厢房，心下大恐。

徽宗神色未定，却听一娇声道：“陛下休要慌乱，请饶恕小女子非礼之罪。”

徽宗定睛一看，原来是郑氏，喜道：“适才朕在太后房中，只见王姐姐一人。久候不见，正在想着，姐姐却在这里。”

郑氏戚然道：“陛下已是一国之君，不是从前的端王了，后宫中佳丽甚多，哪里还会想着妾婢，只不过将些话来欺哄于妾，不过妾身能见到陛下，也是万幸了。”

徽宗笑道：“姐姐哪里话，朕初登王位，百事缠身，尚且能抽身勤来太后宫中，实乃是为了见两位姐姐。”

郑氏道：“不信、不信，陛下到太后宫中自会是讲些王安石司马光之类的鬼话，既想着我们姐妹，却怎生又没有话儿捎来。”

徽宗苦笑道：“宫中耳目甚多，行事恐有不便，朕正思向太后要了两位来。”

郑氏更是不依道：“陛下的奴婢甚多，哪里又在乎我们两个。既使陛下向太后要了我们两个去，对陛下来说，也不过是芸芸奴婢中再增加两上芸芸之人罢了。”

徽宗笑道：“朕若要了两位姐姐，便要让你两个做官中之





首。”

郑氏听罢，欢天喜地跪下谢恩，又猛地跃起，将一抹娇唇贴进徽宗唇边狂吻，徽宗已感觉到了郑氏微微颤动的娇躯贴近了他的身体。他慢慢呻吟起来，猛地一冲动，就将郑氏平放在地上，解开汗巾，两个炽热的肉体在瞬间融成一体。郑氏紧紧地咬住衣角，不让失去处女之身的娇呼发出声来。

向太后在宫内咳嗽，房外偶尔有宫女的走动声。徽宗神经紧张，很快就完事了，忙不迭地起来端正衣冠。郑氏却兴犹未尽，松软如蛇的娇躯仍紧紧地缠绕着徽宗。

这时，未关上的厢门忽被人“咿哑”地推开了，一名宫女走了进来，她惊慌失措地看见了那一幕尚未谢幕的激情戏。

当她看清是陛下和郑氏时，顿时吓得浑身发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皇帝临幸宫中的女人，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就在太后宫内同太后的侍女做爱，却也是闻所未闻的事。通常情况下，贸然撞上了圣上的隐秘事，定会有大祸临头。

徽宗见被人撞见，吓得魂飞魄散。他刚当上皇帝，还不晓得使用皇帝的威严来使那位宫女就犯，反而愣得在哪儿连衣服也忘了穿。

倒是郑氏非常镇静，她利落地穿好衣服，又替徽宗整理好衣冠。脑子里却已飞快地想好了主意。

这名冒失的宫女姓乔，也是郑氏的好姐妹。今日之事，当然不能让外人知道，如果太后知道自己勾引当今皇上，自己一定会遭到重罚，而徽宗的声誉也将大受影响。可是乔氏却不能杀，也许郑氏当时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这个主意。

乔氏跪在地下不住地发抖，郑氏劝慰道：“乔妹妹休慌，今日之事，切不可让太后知道，陛下定会有厚赏。若说出去，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乔氏道：“小女子不敢，求陛下饶恕。”

徽宗这才回过神来，待定睛看那乔氏，才觉得又是个千娇百媚的主儿，又兼害怕成那个样子，更生怜惜之意。便道：“朕不怪你，今后好生侍奉太后，若能守住秘密，朕将来也封你为妃。”

乔氏心理暗喜，原以为大祸将临头，谁知道反而福从天降，忙不停地磕头谢恩。

徽宗道：“你且起来，待朕细观之，好记住你的模样。”

乔氏不胜娇羞地抬起头来，艳光不亚于郑氏，徽宗龙颜大悦，便欲拉过乔氏行周公之礼。

郑氏在一旁懊恼不已，真没想到这样快徽宗就会移情于另外一个女人。可今日这事，也是自己惹下，瞬间就让自己多了一个对手，也只好认了。

郑氏此时，已有20岁，比徽宗还大两岁，而乔氏不过17岁，都已是知晓男女之事的年纪，自然很容易就弄出艳闻来。

郑氏但见徽宗色心又起，全然不顾当下环境，忙拉拉他道：“陛下，天色已晚，恐有不便。”

徽宗方才想起现在是在太后宫中，便正了正衣冠道：“朕先回宫，他日定向太后讨得几位姐姐。”

郑氏和乔氏都梨花带雨地跪在地上辞别徽宗，谁知道这个风流皇帝会不会信守自己的承诺呢？

徽宗回到宫中，联想到今日的般般艳遇，甚觉惬意，宫中有那样多的美女，个个都是他的，能够当上皇帝真乃平生幸事。

已有身孕的王皇后见徽宗深夜回宫，只道是国事辛劳，忙奉上徽宗平日爱喝的香茗。

徽宗接过，对王皇后细细端详，王皇后也是个大美人，可在床上却缺少郑氏那样的热烈程度。徽宗觉得有些不满起来，原先只道王皇后是世间最好的女人，今日看来，天下之美妙女人尚多，自己的见识实在是狭窄。



这样想来，徽宗对王皇后不免有些冷淡，王皇后虽不明就里。但她知道徽宗的德性，他当端王时欲谋取皇位，所以对于女色尚能节制。今日已贵为天子，他那风流的本性日渐显露，将来还不知将会是什么样。

好在自己已是皇后，肚里又有了徽宗的孩子，这将是徽宗的第一个子女。如果是个男孩，那么理所当然将会是太子，只要到了那时，她在后宫中的地位将无可动摇。

徽宗绕宫而走，他仍沉浸在肉欲的余兴之中，他在案上铺上纸笔，挥笔作起画来。

王皇后在一旁持砚侍立，徽宗此时虽然有些厌烦见到王皇后，也因画起画来入了神而不以为意。

徽宗画的是工笔画，这种画画起来很费时间，徽宗却乐此不疲。

徽宗最喜欢画的是仕女图，以前一般只画单个的仕女。今几个却画完了一个，又画一个，显然他是要画一幅仕女群像了。这样，花费的时间又将增加好几倍。

王皇后持砚侍立，渐渐地支持不住，这在往常是从未有过的的事情。但今天，她毕竟是有五、六个月身孕的人了。

冷汗浸湿了王皇后的发端。

宋徽宗画兴甚浓，没有察觉王皇后身体的不妥。

不一会，只听“砰”的一声，王皇后手中的砚台失手滑落，溅出的墨汁沾满了宋徽宗的龙袍和王皇后的衣襟。

宋徽宗勃然大怒，将画笔猛地一扔，就要发怒。却见瘫软在地的王皇后大着肚子，又忍住了。便怨道：“皇后既怀着龙子，为何还要为朕持砚？若是伤了腹中胎儿，如何是好。”

王皇后见徽宗一副真心怜爱的模样，心下甚觉宽慰，对宋徽宗淡笑道：“臣妾习惯了。”

宋徽宗道：“朕贵为天子，岂少持砚之人，皇后今后只管将息自己便是，别再为朕持砚了。”